

寶應縣志卷之二十三

議

束冰注海四不可議

喬 萊

淮揚二十年來疊罹水患異慘奇災民貧次

骨

予饑予溺厯

宵旰之憂者匪一日矣

發粟蠲租沐

浩蕩之恩者非一事矣乃又

寶應縣志

卷之二十三

一

發帑金濬海口欲使沮洳之鄉皆成膏沃汪洋之

境悉藝桑麻此高寶與鹽山江泰七邑之白

叟黃童面聆

天語感激而泣下也今河臣靳輔臬臣于成龍持

議不合致煩

睿慮詢及臣等土著之人臣等感激惶懼敢不為

我

皇上陳之竊以

皇上聖恩如天欲救七邑災民而七邑災民望

於

皇上者原不過開濬海口耳部臣伊桑阿等之踏勘臬臣于成龍之董理亦不過開濬海口耳海口原有故道長河曲港脉絡相聯但塞者通之淺者深之俾減水壩減下之水及靈霖渟蓄之水悉趨於海則民得以耕耨矣且不壞田廬不掘丘墓上不至重費

國帑下可以立甦民困所謂爲下必因川澤固事易而功倍耳于成龍之議乃七邑災民之

寶應縣志

卷之二十三

二

心卽

皇上救七邑災民之心也若河臣靳輔久任河工勤勞夙著獨此番建議臣等愚昧未敢以爲然也河臣之議開大河建長堤河寬一百五十丈至一百八十丈堤起車邏鎮至高郵又起高郵歷興化白駒場以至於海等語夫此數百里之內毀其村落則聚廬而處者無託足之地矣壞其隴畝則力耕而食者無半菽之資矣又且掘墟墓拋白骨異慘奇痛所不

恐言况此工原非

朝廷必不可已之工祇欲救此灾民耳乃反致
灾之民生者流離死者暴露寧不大負

皇上救民之意與不可行者一也河臣之議先築
圍堰車去堰內之水取土築堤等語臣鄉土
鬆地薄三尺之下原無乾土况積水多年而
取土於積水之中又運此一簣之土投之洶
湧浩瀚之內其工固不易成卽成亦將速壞
不可行者二也河臣之議堤高一丈六尺吏

寶應縣志

卷之二十三

三

水一丈是堤內之水高於民間廬舍多矣夫
以數里之河丈餘之水停蓄於廬舍之上伏
秋之時風雨驟至波湧浪激其勢必至於潰
潰而南則邵伯以南之百萬生靈俱爲魚鱉
潰而北則高郵以北之百萬生靈俱爲魚鱉
田廬丘墓又不足道矣卽當未潰之時而厝
火積薪之憂燕雀處堂之懼豈復有安枕而
臥者乎不可行者三也至於堤高一丈六尺
則河內之水可下流而入於田田內之水豈

能上流而入於河乎不能入於河卽不能
於海雖糜

帑藏竭民力而爲之終於七邑之田無濟焉不
可行者四也臣萊臣國黻臣中柱寶應人臣
爲旭臣師峻江都人臣鎧臣象隨臣始恢臣
謙吉臣睿臣新杼山陽人與開河地方並無
田廬丘墓因仰見我

皇上浚仁厚澤薄海內外無不霑被而

軫念淮揚尤切淮揚之人雖被災獨苦而受

寶應縣志

卷之二十三

四

皇上之恩亦獨深况臣等誼屬維桑寧無惻隱之
心若徇私畏禍不以實對上負

皇上下負蒼生不但難逃

皇上斧鉞亦清議所不容鄉訕所共棄矣臣萊等
謹議

辨

真如獲寶辨

葉 燮

寶應之爲邑也自漢以來爲平安爲安平爲安宜
其名不一而時爲郡時爲縣亦迭更不一至唐

其上元中史稱獲鎮國寶於是邑因改元寶應而始以寶應名其縣嗣後歷宋元明而爲軍爲州爲府且仍爲縣復不一至於今悉踵是名而無有易者豈非以獲寶侈其事而名遂永以不遷也間嘗攷獲寶之事唐史本紀載寶應元年楚州獻鎮國寶十石三而五行志備詳其目涑水司馬氏列之編年雖紫陽綱目亦書而不削而范氏丞正之以爲妖由人興獲寶不一月而二帝崩此卽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之說夫范氏之論是矣然斥其非而

寶應縣志

卷之二十三

五

謂之妖特斥其事爲妖耳則未嘗謂無其事也蓋嘗論之無論其事近迂怪爲儒者所不道若斯之獲寶直斷之以理之所必無而事之所必不有彼徒肆爲誣罔以欺人主耳若以二帝之崩爲妖之驗將同於春秋時鄭之蛇鬪而厲公入爲妖由人與之占則謂實有其事矣夫天下豈有如獲寶之誕罔者而得比於事物之妖哉夫世所不易有而有焉者斯爲盛世之符而反之卽爲衰世之孽如古之河出圖洛出書爲開天聖人之瑞然必大聖

如伏羲如神禹而後龍馬神龜之祥千年而一出
至若鯀之汨陳五行天不畀以洪範九疇雖彝倫
攸斁而有所不復顧也迨禹嗣興而始以洪範九
疇畀之然則天之不愛其寶以畀聖人而爲天子
者其難其慎也蓋如此後之儒者尙且有疑河洛
之事而有爲之說者此固未暇深論矣若唐肅宗
之獲寶也天若以寶爲瑞而畀之乎當其時安史
弄亂中原爾菴寺擅政於內肅宗於父子宮闈內
外人紀之間其彝倫可謂斁矣天何以吝於鯀者

寶應縣志

卷之二十三

六

獨不吝於唐乎且得寶而二帝崩其不爲瑞可知
也天若以爲妖而畀之乎從來天之所以示戒於
人君者自有日星川岳之垂象以警戒卽鳥獸草
木之微亦俱足以示變異而天於此獨不然顧鯀
鯀焉畀之以寶而僕僕不倦若此者則何也且上
帝之陰騭下民也豈一無可假手而必假手於巫
覡卜祝之賤左道之尼而渙溷以爲此態也其不
然必矣今觀鄭輅所載瑣褻猥鄙皆唐時虞初小
說之流矯誣罔誕其爲妄也甚矣或曰然則何以

國史書之而涑水紫陽俱採而葺之何歎曰是不
然從來小人矯誣罔誕之說既以欺當時之人主
而人主信而安之則過之在下者微而失之在上
者著矣國史不能爲在上者諱其過於法得直書
而其義自見又何疑乎漢新垣平之玉杯日再中
其智足以欺文帝並欺絳灌諸大臣矣以文帝之
賢且惑其術而爲之改元及垣平詐敗而誅而天
下始知其妄知其妄者知其本無此事也使垣平
得保要領以沒則神其說者不更愈於真如尼之

寶乎宋玉欽若手造天書之詐無論真宗惑之亦
爲之改元以王旦寇準之賢尙且無一言正之而
况其他乎然則彼所爲尼真如者智同乎王欽若
而術過於新垣平彼刺史崔侁者皆絳灌之徒而
猶未敢望萊公魏公之肩背者也宜乎不能察其
詐以罔相仍而遂至於今也已故作史者以爲彼
所以誕欺其君而其君信之相不能正之其實誕
也則書其誕猶歐陽子所謂其實篡也則書其篡
仍其名不究其實以待後之人辨之已矣從來

俗尚鬼其人輕浮而少實講張爲幻太甚
如屈平之賢觀其九歌之辭其所歆之神
不經寶應舊楚州也推之槩可知矣今其
仍之者且千百年葺地書者雖不能不存
首而不敢信焉以爲之辨者以附於紫陽
削之義且推廣范氏之意但當斥其爲罔
事應實之而爲妖若援二帝崩以爲辭則
同於日蝕星隕山崩地震爲上天譴誠之
尼亦等於至誠先知之著蔡夫亦何尤之
寶應縣志 卷之二十三 八
爲事理之所必無雖未卽敗於當時斷不
於後世故不得不剖而明之也

邑令葉公變指真如獲寶事斷以事之必無
於新垣平玉杯王欽若天書持議可謂正已
然有說焉考唐史肅宗欲以建寧王倓爲天
兵馬元帥李泌曰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以
平爲吳太伯乎引太宗上皇故事爲鑒乃
廣平王儼是帝之愛廣平不建寧若也
弟有寵與李輔國相表裏建寧被讒死

之夕始白其寃帝泣下曰旣往不咎
泌曰臣非咎旣往願陛下慎將來耳是泌與
良娣之善讒而廣平之難安也良娣旣爲
與王侶纔數歲帝欲以爲嗣賴李揆言始
爲皇太子是后始欲立侶繼且欲廢倣以
可知也崔圓者太子少師也真如獲寶時
爲節度使意者圓授意崔僥僥假手真
瑞應安太子也帝獲寶方寢疾促召太子
自楚王爲皇太子令上天賜寶獲於楚

寶應縣志

卷之二十三

九

汝也宜寶愛之是太子危而能安者實
帝彌留后召太子誅李輔國太子不可
王係伏甲士長生殿後用帝命召太子
知其謀止太子入以兵送太子飛龍
曩使太子從后命以兵誅輔國又將
者罪太子激怒帝矣帝未彌留以
不有非獲寶之祥誰能安之謂
子房四皓可矣豈得以新垣平
又唐史稱帝頗好鬼神太常少卿

求媚議禮儀多襍以巫祝俚俗帝悅之以璫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故崔圓等窺瞰帝旨爲
此舉耳不然十三寶者美玉也旣非降自天上
又豈辦自民間非太子孰能有此寶哉

跋

書使粵集後

施閏章

粵西僻在嶺表故多佳山水自柳子厚出柳永二
州之奇始大顯於世其詩歌賦記悽神動魄皆子
厚謫官羈棲累歲之所爲作也今石林編修輶車

寶應縣志

卷之二十三

十

入粵旣已論文鎖院旬月之間披箒磨崖深搜殆
徧以自放所欲言其意槩一何雄也桑民悅不官
柳州謂不忍奪子厚名狂士嚶嚶自喜耳使出其
所作當眎子厚奚若石林饒有勝情雕鏤蒼葢杜
韓蘇陸之美錯見於篇爲粵西山川吐氣將毋遂
與子厚分割此土耶吾嘗奉 詔使粵西矣爾時
獨秀峰秘在藩邸非外人所能到七星巖以雨阻
輟遊遂東下蒼梧會亂不復西聞有所作強半散
亾匪獨才不逮且以知石林之遭爲獨厚也占書

大大奉使有行役之詩所以宜鬱達情紀風土而
佐化理也茲當粵西兵火之餘得士知人振興文
治使傳其聲詩相與咏歌日進於雍容麟炳之盛
其在斯乎余久戒敘人詩一夕獨飲薄醉輒爲之
漫書其後

書名勝紀畧後

魏一禧

嘗讀三國志陳容卽席死臧洪之義因恨宋高宗
殺岳忠武當時同朝諸君子無一人能抗論於朝
者爲之豎髮流涕嘗欲求容遺跡而拜之庚戌余

寶應縣志

卷之二十三

十一

再遊寶應見劉子雨峯所撰名勝紀畧有雙烈祠
者始知臧陳二先生實生斯地爲之悲愴太息肅
然起敬者久之劉子所紀在山川宮觀臺榭然因
地以傳人紀事俯仰感慨所以寓勸懲之意甚厚
余又因歎士君子生於其土而使前賢流風湮墜
無聞者何可勝道劉子負才藻通敏好學紀畧之
文雋異多新語雜出水經注世說之間而余尤多
其有言外之致昔司馬子長懼舊聞放失爰作史
記是書雖僅紀邑乘然劉子之用心其亦庶幾無

以異矣

寶應縣志

卷之二十三

十一